

——陣「東北文藝復興」的風，颳了幾年，未見停歇，從文學到影視，那些根植於東北國企改革潮下普通人的生命歷程，在文字和影像間，一次次勾起觀者的心緒與共鳴。被書迷稱為「東北文藝復興三傑」之一，在東北文學和影視中都扮演重要角色的作家班宇，日前在香港書展舉行講座「比所有的季節更漫長」，他之後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談到香港流行文化對自己的影響，分享自己在文學和影視創作背後，對時代書寫的思考。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

在成為知名作家之前，班宇的另一個身份是樂評人，無論在講座還是採訪現場，談音樂的班宇甚至比談文學的班宇看起來更加放鬆、自如。他說自己喜歡來香港，因為「每次一提到香港，想起來第一件事情是一間在深水埗的叫White Noise的唱片店，他賣很多CD，以黑膠為主，然後他的選品非常好，每次去逛唱片店都能選到心儀的黑膠唱片」。班宇說自己上半年參與的一個影視項目，剛好在廣東拍攝，在這半年中他幾乎去過了廣東所有的音樂節和Livehouse。

「我所有寫作最初的起點，其實是跟音樂相關的。」班宇回憶，千禧年之交，與他同樣的八〇後們，正處在十幾二十歲的年齡，「那是一個精力特別旺盛、特別充沛的時間。那個時候我就觀察到瀋陽有一個特別撕裂的狀況：就是一方面整個城市的經濟不太行，人們的情緒都很低迷；另一方面，你會發現年輕的荷爾蒙迸發的力量在這個城市裏面，像火焰一樣四處亂蹿。」

班宇直言自己受香港流行文化影響很重，「那個時候不知道為什麼，瀋陽所有小孩，十幾歲的小孩，大家都想要最前沿、最酷的東西。然後突然都特別喜歡搖滾樂。」從那個時候起，年輕人



開始去Livehouse看現場演出，大家開始喜歡聽歐美搖滾樂、粵語流行曲、看香港電影。在那樣的文化環境浸潤下，文學的種子亦在心中悄然發芽。

班宇說，對他而言，出書就像在發唱片，他會像編一張唱片的曲目一樣去編每一本小說集，「我覺得我現在好像是發了三張不同的唱片。比如說《冬泳》可能是一張主題性唱片，它有一個相似的命題，都以東北的人和事作為描述的起點；《逍遙遊》那本書，我可能更注重小說裏面的節奏，它有長短，有現實一點的，有先鋒實驗一點的，夢幻一點的；《緩步》，我就想像它像一個

長長的緩步台，能路過一些事物，然後產生一些東西。」「下一張我想做點不一樣的嘗試。」班宇說，「我想內容可能會長一點，但還是小說集的形式。」

在班宇看來，東北文學通常有兩個特點，「第一點是，它是所有人共通的地域經驗，能激發起共同情感。我舉一個例子，比如我在鄭州做活動，會有人跟我說，你小說裏面的某個人物，跟我一個親戚特別相似。這個相似不是東北這塊土地造成的，而是他們曾經都身處

在同一個時代，都身處在同一種變革之中。又比如東北國企改革，這是一個全國性的事情，長沙、武漢都有大量的企業經歷了瓦解重組這樣的一個過程，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東北文學所反映的問題不僅屬於東北人，它輻射的面積要更廣闊。」「第二點是，大家在此刻的身體感受、精神感受，今天北上廣『大廠』中的人，可能跟1998年、1999年的工廠裏面的職工的感受是非常相似的。你明知道這個時代的一些東西好像有一種山雨欲來的感受，但是你作為個體在裏面能做的微乎其微。你好像只能通過你的一切切實勞作和行動，彷彿能解除掉你自己的或者是你整個家庭的一種危機感，但是你改變不了整個時代命運的走向。」

在班宇看來，作家的時代比作家身處的地域空間更加重要。「我覺得大家當前對東北文學的關注，可能是對上一

個歷史階段的一次回眸。當然，作品的生命可能要更久一些，但是未來這些作品被探討的點可能也和東北的地域性不再有那麼強的關聯。」他希望能在文學的領域裏對自己做一點革新，「這個革新可能跟地域性色彩沒關係，而是與題材、表現形式上的東西有關。比如說可能想做得更鋒更實驗一點，或者是講一些同屬現實主義題材，但是別人沒涉及過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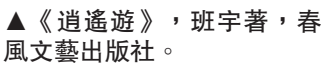
被問及喜歡的香港作家，班宇表示自己特別喜歡西西和鍾曉陽。「西西是我特別喜歡的一個作者，她的語言方式我覺得是學不來的，有一種完全的靈動感，那種知性的審美、那種筆調很厲害。」「鍾曉陽是因為我讀她寫的書的時候特別有親切感，我一直懷疑她是不是一個瀟陽人。」

當天講座的最後時刻，班宇提到在《漫長的季節》最後，范偉飾演的王響一邊說往前看，別回頭，耳畔一邊響起《再回首》的情景。「我和導演在這一點上，想表達的事情確實是一致的，往前看，別回頭。有的時候，是我們不能回頭；有的時候，是我們不敢回頭；有的時候，也是我們不得不往前看。但確實在我們心裏面響起的一直是《再回首》那首歌曲。」



在今年的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上，《繁花》和《漫長的季節》被視為最熱門的兩部作品。作為《漫長的季節》文學策劃，被問及如何看待兩部作品的比較，班宇笑言，自己和金宇澄是很好的朋友關係，「這問題純屬給我挖坑。」

班宇直言自己很喜歡《繁花》，「首先我覺得我特別吃《繁花》電視劇那套，我小的時候看過很多日本漫畫，我覺得電視劇《繁花》有一種質感。比如說夜東京的馬伊俐，特別像是組隊去打怪的那種『嗨感』。我作為一個受日本漫



班宇表示，對自己小說的影視化改編，自己是不插手的。「比如說今年參加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逍遙遊》，就是導演自己做編劇，他寫了一版劇本，然後發給我，我會完全從作者的角度比較不留情面地說出我覺得不好的地方，然後有的地方他可能會跟我來解釋溝通一下，只是這樣簡單的詢問。具體如何把小說轉換成劇本，這事我自己是不做的。」

「我覺得文學影視化這個事情，我可能想得跟別人不太一樣。我覺得現在文學影視化改

編，跟上個世紀80年代90年代已經完全不一樣了。那個時候文學是提供一個母主題，導演把文學文本進行一次影像化的轉譯或者說翻譯。比如說莫言老師寫的《紅高粱》，張藝謀基本上把他想寫的场景完全地還原出來。但是我覺得今天這些東西已經是不太夠了。」班宇說，「我經常和小說作者們聊一個話題，就是在這個時代什麼東西是小說能做的，而別的事情做不了的，只有那一部分做出來了，才是小說真正的價值的體現。」



話你知

馮唐

詩人、作家、
醫生、商人。2012
年加入中國作家協
會。其主要作品有
《歡喜》《十八歲
給我一個姑娘》
《萬物生長》《北
京，北京》《不
二》《女神一號》
等。

道：著名作家馮唐日前現身香港書畫展，為讀者帶來「勝者之道——《資治通鑑》成事之道」主題講座。他從閱讀《資治通鑑》的心得出發，引用宋神宗為《資治通鑑》定名時所取意義的「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講述的「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講述了如何把從歷史中得到的啟示運用到了職場中，甚至指引整個漫長的人生道路。同時，他也鼓勵書迷多讀《資治通鑑》，並在閱讀的過程中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度過更好的人生。

講到為何推薦《資治通鑑》這本書，馮唐認為，作為一部古典編年史，《資治通鑑》就是在大的時間尺度上看人類發生的事情，方便理解過去往發生的事情。了解《資治通鑑》所記載的歷史，對職場管理有幫助。

►作家馮唐（右）日前於香港舉行主題講座。大公報實習記者李兆桐攝



——如果一個高階領導者不懂人性，他就非常容易出錯。哪怕他的公司現下做得很好，但是長遠肯定不行。」關於為何管理者要了解人性，馮唐提到，司馬光書寫《資治通鑑》，人性就是他們重探討的東西。在201卷所記載的歷史故事中，讀者其實能得到許多關於人性的思考，進而在工作與生活中與人更好地相處。

呼應講座主題，馮唐強調了《資治通鑑》中的「成事之道」。他認

性、公序良俗不太一樣。「什麼樣的人才成事，什麼樣的人具備什麼樣的性格，什麼樣的特點才能容易成事。」他用《資治通鑑》中記載項羽與劉邦的故事為例，認為雖然兩人出身條件不同，但一手好牌的項羽越打越爛，一手爛牌的劉邦則越打越好。實際上，「成事智者」，拿着一手好牌並不是自己的本事，怎麼把好牌發揮出最大的作用才能真正「成事」。

誠實是馮唐認為在人生中相當重

多靠不講誠信來走捷徑、獲取私利的人物，在時代潮流中最終都得到了「惡有惡報」的下場。靠拋棄誠信得來的利益終究是短暫的，而誠實守信才能帶來真正的名聲。

馮唐鼓勵女性扛起自己的大旗，而不是作為男性的跟隨者。他直言，女性真正能依靠的只有自己，不需要在經濟或情緒上依賴男性，她們可以自己得到幸福的人生。